



曾
139
6

14
139
6





開天傳信記

唐 鄭棨撰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遊於城南韋杜之間，常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數十人，饑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林脩膳饌，酒肉滂沛，帝顧甚竒之，乃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

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剗剔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竭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如豬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

厩，厩中善馬亦斃，不累月而林甫敗。

元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繼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殞。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檣，積壘石爲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

元宗幸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常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元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曰：「臣胡家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常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

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此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頽，常處頽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頽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頽，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之下，瓌乃召頽詠之。頽立呈詩。

曰、兔子死、闌殫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瓌大驚竒、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益代、

大真如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
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爲
磬、尙方造龔篋、流蘇之屬、皆以金、田珠翠珍怪之物、雜
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
以爲跌、其他綵繪繡麗、制作精妙、一時無比、及上幸蜀、
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存、上顧之、悽然不忍置、
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
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
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
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
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
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
逼下、高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
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逆之患、莫不兆於斯
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見寧王審音

之妙

元宗封太山廻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
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
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
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然莫不瞻戴
叩乞駐留及車駕過金橋潞州橋在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
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
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
稱萬歲上遂召吳道元韋無忝陳闕令同製金橋圖聖

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闕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
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麋駝
猫猴猪豕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

開元未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珙字
識者解之云珙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
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
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爲天寶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
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爲嘆異之

元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帝至廟見神囊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岳封爲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鑄琢精巧無與比倫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元宗元宗見而敬

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焉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元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徃徃乘醉喧競穢汚衲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宣律中夜捫虱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叱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堦墜忽覺有人捧承其足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門天

王子那咤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卽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羅思遠多秘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腳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資，或懼以死而求之。

終不盡得。帝怒，命力士裹以油，磔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

天寶中，元宗以三門河道險阨，漕轉艱阻，乃令旁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元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

事也

元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白爾旃然伏流於今百有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

天寶初，元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畧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然開，神仙之福塞，鑿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

黃一隊，熊踢胸兮，豹擎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鍍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招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踏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裡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恓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輟，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裴寬子謂爲河南尹，謂素好詼諧，常有投牒悞書紙背。

謂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
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
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謂大笑
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
與裴謂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大唐新語

唐 劉 肅 撰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旣陷無忌懼
持滿爲已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
不可辱更爲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
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
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破王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
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鑄鐵爲鸞鷲高二丈以金飾之軒

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爲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于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爲脚鑄銅爲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鑄文於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爲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歎曰事之倒置乃至於斯來護兒兒爲宰相虞世

南男作木匠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老年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嘗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

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云宋之間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

元宗達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達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寔。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貞觀末，房元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元齡聞之，戒其子曰：樂興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為優賢之應。

則天徵天下銅鐵於定鼎門內鑄八稜桐柱，高九十尺。

徑一丈二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跡光西嶼，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規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

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苧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又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旣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元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罄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元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

之處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廊廟、則爲駭矣、閤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

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是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成敬竒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常寢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寘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竒旣去、崇惡其諂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

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鄒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元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叅校。一行乃撰大衍歷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歷書廿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進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明究等州測候日影，向以一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遠近。

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明堯太原等州並參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歷人陳元景亦善算，嘆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之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

大也其後泰核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間立本時本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窮斯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閣立本爲右丞相姜恬以邊將立功爲左丞相又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

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

右補闕母旻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石史先撰目錄以進元宗稱善賜絹一百疋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元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則天朝恆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
一女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
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
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
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
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
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死無恨矣則天意乃
解懷古復副閻知微和親於厥突立知微爲南面可汗
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

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引之曰可
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爲忠恕之報
敬昭道爲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註誤四百餘人
將隸司農事未卽露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
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正等失色引昭
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現禁囚徒反者繫在
州獄此卽現禁也反覆詰難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
詩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
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

縣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卽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餼以酬之。觀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縣，脩櫓檀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

裴元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看元齡，元齡笑曰：「裴郎中來，元齡不死矣。」

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職，辭歸。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訪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畧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無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寔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誠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寔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宣家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

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發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閣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其仲翔所犯賍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切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

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則天朝默讓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言，朝士聞者喜悅。諸武患之。

乃發瑒弟兄賊狀，貶爲安固尉。瑒辭曰：得名肩流涕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瑒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和之爲泥，有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瑒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已至是，瑒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問計於瑒。瑒曰：公

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惟一策若能行之，豈惟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瑒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瑒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累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瑒之謀，乃召瑒問。瑒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托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瑒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主命中地，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副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

大夫

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暉等率兵將至元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皎諷

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元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靖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卧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

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巨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刑枷十具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經一卷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見魂魄飛越罕不自誣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害俊臣旣以族人爲功乃奏請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

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寔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少階級憑尙書牽揚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敘寃匿置於錦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棉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

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使人視之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者仁傑等五人遂獲免元奘法師往西域取經于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卽東向旣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東方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終

明皇雜錄

唐 鄭處誨撰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侯忌曰近暮送之使者旣至因忌曰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而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政
頌常以艾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
焉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
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
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巨湯上
而蓮花纒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
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
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

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
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
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
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旣而
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
黃金爲銜韉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
炳炳燭照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
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
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

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眇眇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值也。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待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賃。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

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僮。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虢國中堂既成。召匠汚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無所傷。旣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大山來。房瑄虛心禮敬。因與携手間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

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旣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元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膾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殯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

僚吏時房瑄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旣而房以宰輔賞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卽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

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正、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正、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張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上喜其得

人復嘆用舍如有人主張

元宗旣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爲何如、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卽當用康訾、益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訾以爲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爲相矣、訾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旣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者無不掩口、然亦以長者目焉、訾爲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爲宰相耶、聞之者益爲嗤笑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
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洛陽至有逃於山
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
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
於凝碧池宴僞官十數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
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
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
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
者莫不傷痛上維時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

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
裡凝碧池頭奏管絃

元宗常器璽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
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道夜艾乃令草
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
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
國之壞寶上尋續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
父名卿爲利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
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扞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

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豈既退上擲其
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高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
起掩其口曰高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耳其
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臣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
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爲左
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人爲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
若水爲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
行塵謂椽吏曰班公此行何異登仙乎爲之騶殿良所

甘心默默良久方整駕回既而爲詩投相府以道其誠
其詞爲當時所稱賞

元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已者必加
誣譖密奏以爲虛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
重亦倚爲相但日從愿爲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
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
郎總十年自吏部員外郎至侍郎只七個月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
躍出相聞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酬酒自誓而聞亦不

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雪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雪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卽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脩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曰曾賦詩曰朱門長不脩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年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火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地立嘉猶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卽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卽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卽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卽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遂病不踰月而卒元宗常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

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者謂其為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

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為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張九齡在相位，有蹇諤匪躬之誠。元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協。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鸞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鷺何微眇，乘春亦楚來。豈知泥滓裡，只見玉堂開。繡

明皇雜錄
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
竟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
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
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右
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耶
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視之不覺股栗
揚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
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
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旣至

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
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
拊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
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
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
告於珣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
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旣爲戶部侍郎珣終自禮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尙嘆已之淹
徊而謂珣改遷疾速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第貴盛
聲名藉甚者詵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閒無事妻孥登
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痊詵異之召吏指其所
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叅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
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
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旣不能自欺因與家僮瘞於後
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
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常求佳壻今果得
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

氏舉家視於簾下寬衣碧衫

唐制八品以下衣碧

踈瘦而長入門

其家大噓呼爲鸚鵡詵妻啼泣於帷下旣退詵謂其妻
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
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
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
之頗切姚旣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
然其人少懷忿後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常同官
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

若不一顧汝其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若目此則吾屬
無所慮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
獲其文登時便寫進御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
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
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
至日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
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
成歲亭壽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
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并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
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險陋旣貴
妻孥尙不免饑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
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乏具繼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
兼吏部尚書臥病旣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
臥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
重環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豈兩甌
菜數莖而已此外條然無辨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

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旣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旣歿，家無留儲，惟蒼頭白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曰：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置卽以縑帛賜之。

元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

南郡守命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爲于，爲魯山之文也，元宗聞而異之，徵其詞，乃嘆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殿，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九劍角抵，戲馬聞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

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善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中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內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間之莫不掩

泣罷酒杜甫常贈詩所謂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喜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獐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宴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

令詠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元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持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

沾醉足以了其事，元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元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援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元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乎？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彦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

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頊第五，詵第六，水第七，詵善八分書。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常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晨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太促力，頃復卧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寤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常因太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

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狃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爲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旣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

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嘉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

元宗與貴妃避暑興慶宮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乃騶虞與豹交而生大如犬碧於黛香聞數十里太宗時貢名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沮華言芬也

常侍言旨

唐 柳珪撰

元宗爲太上皇時在興慶宮屬火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往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元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絕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攢刃輝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舊爲

家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失其轡又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兵士咸解刀鞘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攏馬着靴行與將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元禮皆嗚咽流涕翌日竟爲輔國所構流九仙媛於嶺南安置力士元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未崖大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也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元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卹其家其謠辭刻於白石山崖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

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於刈獲，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

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說曰：「此宅氣候忽然索寞，其必有取土於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痛補之，他肉無益也。」說于均地，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均長流。

<p>...</p>	<p>...</p>	<p>...</p>	<p>...</p>
------------	------------	------------	------------

